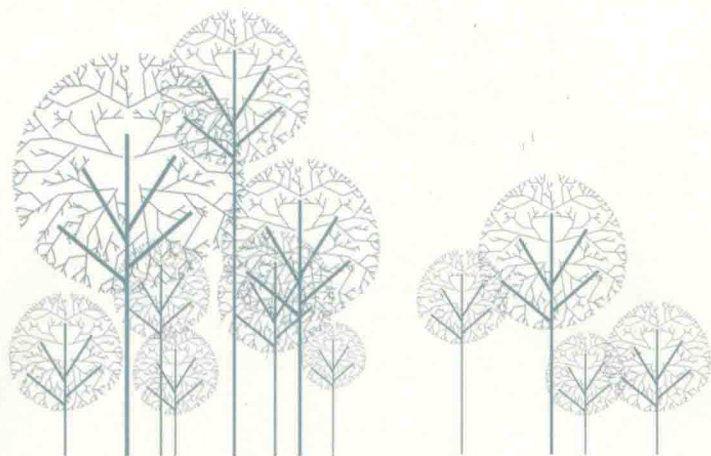


BEAUTIFUL
CHINA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美丽中国与环境美学

陈望衡 邓俊 朱洁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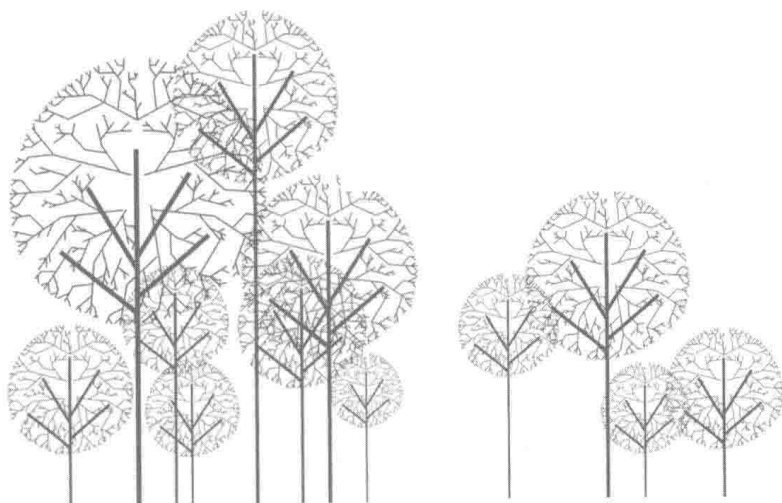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BEAUTIFUL CHINA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本书的出版受到教育部课题“小城镇组团智慧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技术集成与示范”的资助，项目号为2015BAJ05B00

美丽中国 与 环境美学

陈望衡
邓俊
朱洁
编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丽中国与环境美学 / 陈望衡, 邓俊, 朱洁编.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112-21825-7

I. ①美… II. ①陈… ②邓… ③朱… III. ①环境科学 — 美学 — 研究 IV. ①X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9016号

责任编辑: 吴宇江 孙书妍

版式设计: 京点制版

责任校对: 王雪竹

美丽中国与环境美学

陈望衡 邓俊 朱洁 编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点击世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圣夫亚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4½ 字数: 551千字

2018年3月第一版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ISBN 978-7-112-21825-7

(3164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在中国，最具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业莫过生态文明建设了。

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的另一种文明。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策，在当今世界上唯有中国，难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约翰·小科布，不止一次地说过“生态文明在中国”。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的战略最先是从事环境问题上开始的。工业文明的伟大成就，一方面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以及相关的精神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甚至可以说灾难，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自然环境破坏。这种破坏集中地或者说突出地体现在生态平衡被打破，这种打破，迅速地危及人类生命。1962年，在美国，一本具有科普性质的书《寂静的春天》出版。只要翻开书页，目录竟然是如此让人触目惊心：“死神的特效药”、“不要的大破坏”、“再也没有鸟儿歌唱”、“死亡的河流”、“自天而降的灾难”、“人类的代价”、“通过一扇狭小的窗户”、“大自然在反抗”、“崩溃声隆隆”……。人们误以为这是在写战争或者是想象地球的毁灭，都不是，这是写农药的使用带给人类的灾难。

环境破坏是工业文明几乎不可打破的宿命，所有的工业国家都饱尝环境破坏所带来的苦果。中国也不例外。正是基于环境问题的严重，20世纪中期，环境科学兴起。在人文领域，有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等。陈望衡教授是中国最早介入环境领域的美学家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与国际上的环境美学研究者进行交流。2003年，他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着手研究环境美学的基本问题，完成专著《环境美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环境美学的学术专著。此书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后，陈望衡的论文《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亦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接着，他的英文著作《中国环境美学》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出版社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人首次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人的环境美学观。这部书出版后，在国际上获得了较大反响，《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介绍了这本书。国际上著名环境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在他的评论中说：“陈望衡的这一英文著作作为我们带来了最全面的中国环境美学思想。陈清晰地诠释了在中国，人与自然如何在富有创造力的动态系统中相互生成，共筑美丽家园。中国人对自然有一种强烈的‘家园’意识。陈认为环境美应该是生态文明的，家园感是环境美的最高层次。这是本书最为重要的创见。该著作让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和谐美及整体美的追求。这也许是全球环境美学的未来。”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

我原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2010年来到武汉大学，担任城市设计学院的院长。国内从事城乡规划、景观、建筑、设计的学者们向我推荐陈望衡，说城乡规划、景观、建筑、设计等学科的建设不能少了环境美学。基于此，经过一定的程序，我将已经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退休的陈望衡教授特聘到城市设计学院来工作。陈望衡来到城市设计学院后，立即成功申请到国家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环境美学史研究》。在城市设计学院，陈教授重新组织科研团队，生龙活虎地开展科研和教学工作，为城市设计学院的学科建设做着贡献，赢得了老师与学生的尊重。

陈望衡教授是一位国际学者，经常出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另外，也在国内举办过多届国际会议。为了提升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国际影响，城市设计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请陈望衡教授组织一个国际会议，陈望衡教授欣然接受我们的建议，于2015年5月在武汉大学成功举办了名为“美丽中国与环境美学”的国际会议。会议规模并不大，然三十几位代表中，来自欧美日等地区的外国学者竟达三分之一。特别可贵的是，国际环境伦理学权威、年逾八旬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Holmes Rolston III) 也来了。另外，还有两位学者曾经担任过国际美学学会的会长，一位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高级研究中心景观部主任。会议的规格因为这些学者的到来而显得更高了。我荣幸地出席了这次会议，听了多场报告，收获很多。

这届会议结束后，陈望衡教授出国参加会议、讲学；而我，不久后也因合同到期离开了武汉大学。诚蒙陈望衡教授看重，请我为这本会议论文集写篇序言。推辞再三，陈望衡教授说，这次会议算是我们的一次成功合作，就为我们的合作留一个纪念吧。我想也是。

记得会议结束，我为会议做了一个闭幕词，我在闭幕词中说：“跨越国家来源、跨越东西方文化，跨越几代人，把大家带到一起的就是一个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兴趣，那就是研究和寻求美的真谛。一般来说，这类主题的会议应是在社会科学或哲学院开。我们却在建筑学院召开，旨在将美学学科研究与设计学科实践更紧密地连接，设计学科如建筑学、规划、景观、工业设计、环境与艺术设计等等。这些学科应该是创造美的学科。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两年前我邀请陈望衡老师加入我院，我想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陈望衡老师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的热情与能量，感谢您的学术影响，感谢您有一颗年轻和美丽的学术心灵。今天会议结束，而我们的友谊，我们研究和从事美的研究、创作与实践的新的旅程也从今天开始。这里，献上我最美好的祝愿。谢谢！”

就以此作为我这篇序言的结束吧！

2017年7月于美国

目 录

序

张 明

一、基本理论：环境·生态·文明·美学

- | | | |
|-----|--|----------------------|
| 002 |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美学的兴起 | 曾繁仁 |
| 007 |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美——再论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 陈望衡 |
| 016 | 西方生态型美学的基本原则和全球汇通 | 张法 |
| 026 | 整体主义：环境美学之本质性立场 | 薛富兴 |
| 039 | 环境美学的理论思路及其关键词论析 | 程相占 |
| 051 | 超验自然主义 | 卢风 |
| 060 | “自然的人文化”与中国生活美学 | 刘悦笛 |
| 071 | 对当代生态美学观的解读 | 张欣 |
| 077 |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 | 赵红梅 |
| 085 | 简论环境正义及其基本要求 | 刘海霞 |
| 089 | 道家哲学中的静——环境审美与环境伦理 | 高山 |
| 094 | 张衡“天地”观的环境美学意义 | 朱洁 |
| 104 | 论《林泉高致》中的环境美学思想 | 丁利荣 |
| 113 | 废墟之美 | 谢梦云 刘思捷 |
| 118 | 美学走向乡野 | 肖双荣 |
| 123 | 生活（居）模式：一种理想环境审美模式的提出——论陈望衡教授的环境审美思想 | 晏杰雄 |
| 132 | 构建中国式环境美学体系的可贵尝试——阿诺德·伯林特与陈望衡教授的环境美学思想比较研究 | 郝婷婷 |
| 143 | 生态文明与环境审美——陈望衡环境美学的新拓展 | 陈露阳 |
| 151 | 人类与自然 | 约·瑟帕玛 / 文 谢梦云 / 译 |
| 156 | 审美价值与生态事实：冲突，妥协，还是？ | 阿尔托·哈帕拉 / 文 肖双荣 / 节译 |
| 163 | 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形式 | 清水义雄 / 文 刘亚平 / 译 |

- 168 自然的存在是自我的空虚——重温马塞尔·康切关于自我觉醒的具体意义
杰拉德·西普里尼 / 文 陈露阳 / 译
- 173 中国的环境美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话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 / 文 齐君 / 译

二、社会实践：城市·农村·园林·设计

- 186 论城市美之源 高建平
- 201 城市之美与自然之境——生态美的城市建构 徐碧辉
- 211 钱学森“山水城市”理念探究 吴宇江
- 219 中国美学的城乡二元结构 刘成纪
- 222 当代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美学审思 陈国雄 刘奇
- 226 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的美与城镇化的悖论 贾卫列
- 230 论地域美学视域下的美丽乡村建设 陈李波 吴诗瑶
- 238 建设美丽乡村，实现永续发展——河南鄢陵花卉农业研究 张敏
- 247 环境美学视域下“洋家乐”的可持续设计解读 周浩明 华亦雄
- 252 园林景观的意义——园林景观设计的核心 李军
- 259 景观美学的历程——从景观偏好到生态美学 齐君
- 266 风景园林教学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余洋 曾征
- 271 房地产广告中的环境审美思想 周雨 吴凯瑜
- 285 工业产品设计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环境风险研究 邓俊
- 290 长物之镜：文震亨《长物志》设计思想解读 李砚祖
- 310 《长物志》与晚明园林营造中的环境意识 聂春华
- 318 中国古代建筑与山水图画的环境审美意蕴 刘思捷 谢梦云
- 324 雅居为本——《园冶》造园美学研究 刘亚平
- 339 南宋的文化空间构建 吴欣 / 文 郝娉婷 / 译
- 346 城市花园，回归还是走向自然 约斯·德·穆尔 / 文 吴寒啸 / 译
- 351 对感官和文化的探索——声音景观的民族志、文化及可持续性
赫来米·雅维罗玛 / 文 刘亚平 / 译
- 356 普遍性和局部性：评述当代中国建筑环境的性格
许亦农 / 文 刘思捷、韩阳 / 译
- 369 设计结合“道” 米歇尔·柯南 / 文 齐君 / 译
- 378 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论——佛山市河流复兴
艾瑞克·赫卡拉 / 文 刘思捷 / 译
- 386 后记

一、基本理论：环境·生态·文明·美学

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美学的兴起

曾繁仁

存在论生态观的兴起必将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人类中心论者认为，存在论生态观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而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对人的利益的维护则是具有永恒价值的理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就是反人类，如此等等。因此，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及其与当代哲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即是生态美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呢？《韦伯斯特第三次新编国际词典》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即指“第一，人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第三，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①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包含着传统的人文主义内涵，萌生于文艺复兴之时市民阶层以人权对教会神权的对抗。但其真正的发展则是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由于蒸汽机的发明、科技的进步、大工业的出现、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充满了从未有过的自信，认为完全能够改造、控制并战胜自然。启蒙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著名的百科全书主持人狄德罗指出：“有一件事是必须得考虑的，就是当具有思想和思考能力的人从地球上消失时，这个崇高而动人心弦的自然将呈现一派凄凉和沉寂的景象。宇宙变得无言，寂静与黑夜将会显现，一切都变得孤独。在这里，那些观察不到的现象以一种模糊和充耳不闻的方式遭到忽视。人类的存在使一切富有生气。在人类的历史上，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件事，还有什么更好的事情考虑吗？就像人类存在于自然中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让人类进入我们的作品中？为什么不把人类作为中心呢？人类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②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则明确地指出“人为自然立法”。他说：“故悟性乃仅由比较现象以构成规律之能力以上之事物；其自身实为自然之立法者。”^③

人类中心主义在审美领域同样得到表现。作为西方古典美学高峰的德国古典美学，以理性主义做哲学根基，使人类中心主义得到集中的表现。康德明确地将美归结为“形式”的“合目的性”与“道德的象征”。自然在审美中几乎消失殆尽，只剩下人的“目的性”与“道德”。而黑格尔更是完全否定了自然美，将之放到“前美学阶段”，并将其内涵界定为对人的“朦胧预感”。中国当代的“实践美学”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成为我国当代

① 参见：余谋昌、王耀先主编，《环境伦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8.

② 转引自：沃尔夫冈·韦尔施，《如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J].《民族艺术研究》，2004，5.

③ （德）伊曼纽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36.

美学领域人类中心主义的突出代表。这种美学观以“自然的人化”与“工具本体”作为核心美学观念，力主人在审美中对于自然的“控制”，从而成为过分张扬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一味贬低自然地位的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学理论形态。而更令我们震撼的则是美籍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所深刻揭露和批判的“审美剥夺”(aesthetic exploitation)现象。他指出，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在审美领域对自然进行粗暴压制与扭曲的行径，他将这种行径斥之为“审美剥夺”。他说，“这是出于娱乐和艺术的目的对自然本性的扭曲。”^①又说：“我们为了寻求快乐正在对自然施加强权——我们在建造园林、饲养宠物中都能体会到这种快乐。”^②他还认为，将权势与“玩”相结合是件相当可怕的事，这种“结合”对环境的破坏力甚于经济对环境的破坏。因为“经济剥削有个限度……。相反，玩是无止境的，自由随意的，仅凭操纵者的幻想和意愿。”^③他对这种“审美剥夺”进行了具体的描绘，在植物方面就是花样翻新的所谓的“园艺”。人们“居然会使用刑具作为自己的工具——枝剪和削皮刀、铁丝和断丝钳、铲子和镊子、标绳和配重——去阻止植物的正常生长，扭曲他们的自然形态！”^④例如，把独立的植株和整个一小簇树丛修剪成繁复的形状，为了娱乐而糟蹋植物的“微缩景园”与盆景等等。对待动物，段义孚认为是“问题出现最多，人的罪过体现最深的方面。”^⑤如通过驯化使动物成为负重的劳力，变成玩偶，经过选择性繁殖，使动物变得奇形怪状，机能失调，使鱼长出圆形外突的大眼睛，将京巴狗改造得只剩下一小撮狗毛，重量不足5斤等等。至于在建筑领域，人类的“审美剥夺”更是举不胜举。诸如填海造地，挖山建城，断河造湖等等。当然，这种人对自然的“审美剥夺”并不始于工业革命，而在古代即已存在，但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中心主义”兴盛泛滥的背景下，“审美剥夺”的情况愈演愈烈，至今未止。特别是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推土机的隆隆声响中，昔日美丽的自然早已不复存在，面目全非。表面上我们剥夺的是自然，实际上我们剥夺的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血脉家园，是人类自己的生命之根。

由上述可知，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审美剥夺”是与审美的“亲和性”本性相违背的，是一种审美的“异化”。其结果必然是审美走向自己的反面——非美，从而导致审美与美学的解体。因此，告别“审美剥夺”及其哲学根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美学学科自身发展的紧迫要求。当然，对于“审美剥夺”的理解也不应过于绝对，而是应该在人与自然共生的背景下理解，并不是人类对于自然一点也不能改变，但压制与扭曲自然的现象则是不能允许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新陈代谢是万事万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都在发展当中，都是过程，包括一切理论形态，也都在发展的历史

① 转引自：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93-94.

② 转引自：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96.

③ 转引自：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49.

④ 转引自：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38.

⑤ 转引自：宋秀葵.《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D]. 山东大学, 2011: 125.

进程之中。即便是作为西方古典哲学高峰的德国古典哲学也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诸多弊端的暴露逐步退出历史。1886年,恩格斯在其著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对德国现在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①恩格斯在该文中宣告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理论形态及其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业已退出历史舞台。这当然首先是由历史时代所决定的,对于包括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的理论形态我们都不能孤立抽象地加以审视而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历史发展之中。“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并非自古就有,而是在历史中生成并在历史中发展,最后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必然地退出历史舞台。众所周知,在西方古代农耕社会之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万物有灵的“自然神论”。柏拉图关于诗歌创作的“迷狂说”就是古希腊诗神的“凭附”,而诗神奥尔菲斯则是一名能与自然相通的占卜官,能观察飞鸟,精通天文等。而美学与文学理论中十分流行的“模仿说”也是一种将自然放在先于艺术位置的理论。诚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说,“一般说来,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最善于模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模仿得来的),人对于模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②这里所谓“模仿”,就是对自然的模仿,在这里自然有高于艺术的一面。只在工业革命以后,科技与生产能力的迅速发展,人类掌握了较强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人类中心主义”才随之兴起。但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工业化过程中滥伐自然、破坏环境的弊端日益暴露,地球与自然已难以承载人类无所遏制的开发,不得不由工业文明过渡到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1972年6月5日,全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聚集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国际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人类共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讨论人类对于环境的权利和义务。会议宣告“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利和经济发展”,“要求每个公民、团体、机关、企业都负起责任,共同创造未来的世界环境”。全世界各国将环境问题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并将保护环境作为全世界每个公民的共同责任,就意味着以开发自然为唯一目标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结束,而一个新的开发与环保统一的“生态文明”时代已经来临;同时也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理论形态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退出历史舞台。人类中心主义曾经以其所高举的“人道主义”旗帜和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张扬,而在历史上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其弊端的暴露已无可避免地衰落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曾对“人类中心主义”过渡贬抑自然并将人与自然对立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他说,“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念,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又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1.

界,存在于自然界的。”^①法国哲学家福柯则明确地宣布“人的终结”即“人类中心主义”的终结。他说,“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这个细微的,这个难以观察的间距,这个在同一性形式中的退隐,都使得人的限定性变成了人的终结)。”^②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则以其别具一格的非人类中心的“块茎理论”取代人类中心的“根状系统。”他说,“块茎本身呈多种形式,从表面上向各个方向的分支延伸,到结核成球茎和块茎”,“块茎的任何一点都能够而且必须与任何其他一点连接。这与树或根不同,树或根策划一个点,固定一个秩序。”^③至于美学领域,从1966年美国美学家赫伯恩发表《当代美学及自然美的遗忘》开始,环境美学逐步在西方勃兴,宣告由“人类中心主义”派生而出的“艺术中心主义”也受到挑战并必将逐步退场。我国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日渐兴起。

当然,我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抛弃,而是一种既抛弃又保留的“扬弃”,恩格斯将这种“扬弃”解释为“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新内容。”^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将其彻底抛弃而走到另一极端的“生态中心主义”。事实证明,“生态中心主义”将自然生态的利益放在首位,力图阻止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否定现代化与科学技术的贡献。这不仅是一种倒退的反历史的倾向。而且因其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相违背,所以在现实中也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我们与之相反,一方面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利益的过分强调,同时又保留其合理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批判了“生态中心主义”对自然利益的过分强调,同时又保留其合理的“自然主义”内核。由此,延伸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生态人文主义(其中包含生态整体主义的重要内涵)。这是一种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维度的新的时代精神,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发展与环保的双赢。这种新的“生态人文主义”就是我们新的生态美学的哲学根基,它的首先倡导者实际上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众所周知,认识论哲学采取“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永远不可能统一。只有在存在论哲学之中,以“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取代“主体与客体”的传统在世模式,人与自然、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才得以统一,从而形成新的生态人文主义。海氏的存在论哲学与美学以现象学为武器有力地批判了将人与自然生态即此在与世界对立起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深刻地论述了现世之人的本质属性就是“在世”与“生存”,也就是人对作为“世界”的自然生态的“依寓”与“逗留”。这就是生态存在论的哲学与美学,就是一种生态人文主义。生态人文主义的提出也是与“生物圈”的存在密切相关的。因为生物圈的存在告诉我们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甚至无机物密切相关,须臾难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8.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 莫伟民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03.

③ (法) 吉尔·德勒兹, 费利克斯·瓦塔里.《游牧思想》[M]. 陈永国译.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127.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9.

这其实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正是生态人文主义的重要依据之一。有论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世界观是荒谬的，但作为价值观则应该坚持，对各种事物和行为的评价还应以人的需要为中心来进行。这种观点仍然是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维护。因为价值观与世界观是一致的，根本不可能在荒谬的世界观基础上产生出正确的价值观。生态人文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与价值观的根本调整与扭转。尽管在价值评价上只有人类是价值主体，但评价的视角与立场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完全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到兼顾人与自然的利益与需要，由只强调人的生存到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由经济发展一个维度到发展与环保两个维度。这样的根本转变是过去的人类中心主义所不可想象的。

（曾繁仁：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美

——再论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陈望衡

我 2009 年 10 月在襄阳的环境美学国际会议上做《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主旨发言，其后又以同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讲演。此文中文稿后发表于 2010 年第 7 期的《学术月刊》上，被《新华文摘》第 19 期转载；英文稿《The Contemporary Mission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发表于《The Journal of Asian Arts and Aesthetics》2010 年第 3 期。^①时光过去六年了，这些年，中国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大大提高，许多与美学相关的环境问题引起我的思考。我觉得有必要接着上文再谈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

一、当代环境美学的基础：生态文明

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说“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关系国计民生的五大建设之中，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都还是首次。

什么是生态文明？目前，学术界对它尚缺乏明确的界定。按我的理解，生态文明不是生态的文明，而是生态与文明的统一。生态文明概念中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生态。“生态”这一概念包含有生命、生命系统两个要素。生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其类型来说，既有生命体，也有作为生命存在条件的非生命体。生命，既有人的生命，也有动植物的生命；人的生命与动植物的生命，既有个体的生命，也有种族的生命。而就其关系来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人的生命与动植物生命之间、个体生命与族群生命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非常精密、非常灵动的网络关系。生态作为自然的一种状态，不是指某一种生命，而是指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所构成的系统。生态的突出特点是生命的整体性和生命的相关性。从全球视野来看，尽管地球的某些局部地区其自然条件似是不利于生命的生存与发展，但从生命整体性与相关性来说，它们也是生态系统

① 此文获第七届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2012 年的全国高考语文试卷（辽宁卷）将它选为阅读题材料。

的一部分。正因为有这些局部的存在，才使地球上其他的部分有利于生命的生存与发展。自然界诸多生命的较量，虽然有胜有败，有生有灭，但从总体上来说，多数生命种类还是得到了维持，并得到了适宜自身的发展。这种状态我们称之为“自然的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地球上生命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自然的生态平衡，也许从某一局部来说，不一定于人类有益，但从根本上来说，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利。我们现在重视的生态实际上是生态平衡。准确地说，不是生态而是生态平衡才是我们的期望。

第二是文明。凡人所创造的一切有益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成果均为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文明是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产物。如果将生态理解成自然原本的状态，那人类对于自然的任何改造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的破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明与生态是天敌。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虽然是破坏生态的行动，但是由于人的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尚未达到一定的高度，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但尚不足以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

第三是生态与文明共生。人类改造自然所造成的对于生态的破坏，也一直遭到自然的报复，比如，过度地垦荒所导致的山洪暴发时有发生，但这种破坏所导致的灾害也多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之内，程度也很低，因此，一直没有引起人类的警觉。工业社会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规模加大了，与之相应，自然生态的破坏呈现出全局性的现象，而自然对于人类的报复也同样具有全局的态势，于是，人类明显地感觉到了生存与发展的威胁。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问题才形成全球性的共识。

然而，一个问题提出来了，为了保护生态平衡，人是不是就要停止改造自然的行为呢？面临着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人可以在某些领域放慢甚至停止对于自然的改造，但人不可以完全停止对于自然的改造。自然于人具有两重身份：环境与资源。作为环境来说，自然需要保护，需要尊重，然而作为资源来说，人不能不向自然索取。两种需要的形象表达，就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目前基于环境问题远较资源问题突出，人们的认识已经向前跨进了一步。在资源与环境矛盾严重而难以两全的情况下，人们宁肯放弃资源，也要保护环境。这种做法，形象的表达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应该说，这种认识较之那种将资源看得高于环境的认识是进步了，但它并不是最高的认识。最高的认识应该是资源与环境的统一。按这种最高的认识，人类仍然在向自然索取资源，但这种索取增加一项重要的内容与意义，那就是它同时也是对自然的回赠，这种回赠就是力促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与维护。本来对资源的获取是破坏生态的，难免伤及生态平衡；如今，对资源的获取虽说在某些方面仍然在破坏生态，然而总体上是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修护生态平衡本是自然的行为，如今人也参与了。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单向的生成发展到双向的生成。如果说，以前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改造，改造的实质是自然向人生成，那么，现今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共生，两者相互作用，相互生成：一方面自然满足人的需要，此为自然向人的生成；另一方面人满足自然的需要，参与自然生态平衡的修复，此为人向自然的生成。这自然与人的双向生成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态文明。在生态文明视界下，资源与环境实现了统一，形象的表述则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崭新的文明，其创造不仅需要社会拥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需要人具有一种崭新的人生观、宇宙观。生态文明的建设，是社会新的发展，是人类新的进步，它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二、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生态文明美

环境审美观具有历史性，不同的文明，人们有着不同的环境审美观。从历时性来看，人类主要经历过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文明，这三种文明的环境审美观各自有着自己的属性，当今社会正在建设的是生态文明，建立在这种文明基础上的环境审美观自然不同于此前的环境审美观。

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是生态文明美。美，就其本质来说是文明。这个观点用来说明社会美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自然美。自然美的本质是不是也是文明呢？应该也是。自然美与社会美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均为文明，它们的不同是在物质载体上，社会美的载体是社会物，自然美的载体是自然物。我们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自然这个概念，一是立足于人物两分的立场，将自然看成是与人相对的物质存在，强调自然的独立性：自然是自己创化的产物，有着属于自己的目的性和运动规律性。二是立足于人物合一的立场，将自然看成与人相关的对象。这种相关的自然，即是人化的自然。所谓人化的自然，人们的理解不一样，有些学者坚持只有人的实践作用过的自然才是人化的自然，也就是说，在这部分学者看来，这与人相关，只是物质性的。而在另一部分学者看来，只要这自然进入了人的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均是人化的自然。作为人类实践对象的自然固然是人化的自然，作为人类精神对象的自然也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美即为自然人化的产物：或为文明的物质成果，或为文明的精神成果。如果这种观点能成立，自然美其实质也是文明，自然美似乎体现在自然本身的造型及其性质上，但这种造型及性质之所以能被人视为美，就在于这种造型与性质是对人性的肯定。离开人，离开人性的肯定与接受，哪还有美的存在呢？

自然环境美是对自然美的进一步界定，所谓进一步，就是强调自然作为人类生活环境的意义。环境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生活首要的是居，因此，以居为核心的生活成为环境的基本功能。当人们对自然的肯定与人的以居为核心的生活联系起来就具有了环境的意义。如果对自然的审美只是一般地联系到人，那就是一般的自然审美，而对自然的审美不只是一般地联系到人，而是联系到人的以“居”为核心的生活，那就是自然环境的审美。

宋代画家郭熙论画山水，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①郭熙说的是绘画选景，他选的景

① 郭熙：《林泉高致》，《历代论画名著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65。

其实就是环境。画环境，不仅中国的山水画如此，西方的风景画也如此。风景，顾名思义就是景观比较美妙的地方，而景观的美与不美根本上决定于它对人的心理感受，而人的心理感受又岂能离得开“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类的实际生活呢？长期以来，人们实际上是将自然当作环境的，并且也强调了自然作为环境所应具有的“可居”“可游”之类的意义，只是未标出“环境”这一概念而已。

总结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审美兼顾了对象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首先是自然属性，这是自然美的基础；其次是社会属性，即自然物对于人的以“居”为核心的生活的意义。这两者的统一实质就是自然的人化，或者说自然的文明化。如果用一个简洁的命题概括自然审美，那就是：自然环境美，美在自然文明（以自然为载体的文明）。当代的自然环境审美较前的自然环境审美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自然属性中彰显了其生态性，社会属性中强调了生态性于人的意义，综合起来就是凸显了生态文明的内涵。这样，当代的自然环境审美观认为，自然环境美，美在生态文明（以生态为载体的文明）。

生态文明时代前的自然环境审美，强调自然环境中的生命意味，这生命意味的立足点是人的生命，凡是从自然物身上，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那对象就具有了生命的意味，黑格尔非常看重这种生命意味，他将这种生命意味表述为“生气灌注”。他说：“我们只有在自然形象的符合概念的客体性相之中见出受到生气灌注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时，才可以见出自然的美。”^①重视自然中的生命的意味不是黑格尔独家的观点，诸多美学家都持这种观点。重视自然的生命意味，虽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生态，但它们的实质还是不同的。因为一般的重视生命的意味，不会强调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关系，更不会去考虑到地球上诸多生命的良性发展。生态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着眼于生命的整体性与相关性，关注的不是某一单个的生命，而是种群的生命，种群的生命实际上并不是由种群自身所决定的，它受制于与它相关的其他的种群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条件。生态观对生命的理解较一般的生命观深刻得多。

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生态学经历了描述性生态学、经典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三个阶段，首先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得到完善，而在20世纪，它又突破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而与人类学相结合，1922年美国学者哈伦·巴洛斯（H. Barrows）首次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概念。至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大批有关人类生态学的著作。人类生态学为生态文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从生态文明的视界来看自然环境审美，自然环境的美既不在生态，也不在文明，而在生态与文明的统一，即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的审美视界较之自然生命的审美视界主要有哪些不同呢？主要有五：

第一，强调并凸现自然环境美中的生态性。自然美具有自然性，这是自然美得以存在的基础，是自然美区别于社会美、艺术美的关键所在。一般的自然审美注重这种自然性。

①（德）黑格尔：《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68。